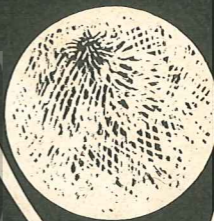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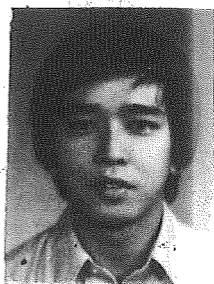


兩個後生

子凡、采多雜文合集





子凡

1953年正月生

寫雜感很痛快，也很痛苦；它太坦白了。



子凡

年紀

年紀輕的時候，老想自己多大幾歲；年紀大了，却老想自己多年輕幾歲。這種想法，你我都會有。

年輕的時候，每當人家問起自己的歲數，總是不好意思講，不然就是報大數充大人。這也許是自己覺得年紀輕，不懂事，很丟臉罷。年紀大了的時候，却又怕自己真的老了不濟事，老想自己能夠多年輕幾年。這種心情是非常矛盾的。其實，想深一層，就釋然了。一個人在十多二十歲時所看見的境界，同四五十歲時所看見的，必然大不相同。否則，他便沒有學到什麼東西，沒有進步。四五十歲人，除了年齡歲數增加，頭上白髮，臉上皺痕增加之外，他已經飽嘗人生的甘苦哀樂、生離死別，種種况味了。經歷過這些種種，他必定比年輕時更深懂世故，更能體會生活，對一切更富愛心；這些都不是年輕人所能的。要是你的年紀還輕，也不必覺得自己少不更事而感到羞恥，畢竟這是成長的必經過程。年輕人必須以他們的熱情和干劲，放膽去嘗試、去幹。失敗了，多得一次經驗；跌倒了，下一次就會更小心。到年紀大了的時候，就會更深懂世故，更能體會生活，對一切更富愛心了。

1975·11·19

向善

只要我們留心就會發覺，在我們的生活里，充滿了暮氣沉沉的道德家和傳教士。他們處處數我的罪狀，這樣不對，那樣又不對，板起臉來說教，甚至引經據典來吓唬我們。我很了解他們這樣做的苦心，他們的出發點不外是要我們向善。但是，在目前這個時代，人類最大的敵人就是人類本身。我們往往對自己沒有自信；對別人，也同樣缺乏了信心。目前，我們所迫切需要的是，對自己、對彼此之間的信心，和生活下去的勇氣，去面對日愈複雜的生活和世界。但是，這些道德家和傳教士却助長了人們心頭的疑慮和恐懼，醬住人們的性靈。我想，他們的做法，基本上就出了毛病。

早晨看朝陽升起，聽院子里的小麻雀吱吱喳喳覓食，牆腳下一株小草探出頭來迎接晨光，孩子們遊戲的歡笑聲，這些都能激起人們向善和生活的信念。如果要人人都板起臉過活，不苟言笑，那麼，這個世界實在太沒意思了。

1975·11·26

老少之間

很多朋友都有同感：老一輩跟年輕一輩是越來越合不來了。我也常聽到老一輩的人，指責年輕人妄自尊大，目無尊長，胡作非爲；年輕一輩也批評老一輩的老頑固，食古不化。我想，這都是大家太過「自我爲主」之故。如果彼此肯站在對方的立場上想想，事情是不至于太嚴重的。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建設的年代，我們需要年輕人的熱情和沖天的干勁。但熱情和干勁用得不得法或者太過火，就會變成妄自尊大，胡作非爲了。因此，需要見識廣、世故深、經驗老的老一輩來協調。也由于老一輩的見識廣、世故深、經驗老，有時會倚老賣老，固執守舊，不求革新，或者顧慮多多，也需要年輕人的熱情和沖天的干勁來推動。



1976·4·8

教育

曾聽一位當教師的朋友說，他要把自己的學問，全教完給學生。這個說法，本是無可厚非的；一般人也認為「授業」是教師的責任。我却認為，一個人的學問是有限的，學生在學校所學到的，也是有限。我這麼講，並非看輕教師學問不夠，只是認為這不是教育之道，也不是教育的最終目的。

教師的責任，不是填鴨（雖然，目前的是填鴨式教育制度），不必把畢生學問，完完本本傳授給學生。要是教師能夠教會學生，終生自己教育自己，那就是莘莘學子天大的福氣了。

1976·4·9



寧靜

孫子說：「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指出了兵家的大忌；一時之憤和急躁。我想，爲人處世也一樣。我們往往爲了一時之氣，而喪失了可貴的友情，破壞了良好的關係。很多事情，本來是非常微小的，只要大家心平氣和，就能圓滿解決。但是，由於我們的情緒煩躁，一言不合，發生爭執，一時之憤，搞到大家反臉，把事情鬧大，把關係弄僵了。

西諺說得好：「人有一敵，如影隨形。」爲了一時之氣，樹立敵人，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埋下絆腳石，不是明智之舉。所謂「心靜自然涼」，只要我們時時保持寧靜的心境，人與人相處，一切事情都會順順利利了。

1976·4·11

芝蔴綠豆

朋友知道有人在背後講了他的壞話，一直悶悶不樂，氣了好幾天。這種人真是可笑復可憐。

人生短短幾十年，需要做和值得做的事情多的是，偏偏有些人，爲了芝蔴綠豆般的事煩惱傷神，浪費寶貴的時間精力。聽說某某人不喜歡自己，便千方百計去討好；在背後給人家講了幾句閒話，便悶悶不樂；幫助了別人而對方不懂得酬謝，便耿耿于懷……在生活里，這類小事太多了，我們又何苦爲了這些微不足道的瑣事而鬧得情緒不安、思想不寧呢？

一個人，不管怎麼的好，也會有人講他的壞話；反之，不管怎麼壞的人，也會有人說他好。這是立場和利益的問題。爲了芝蔴綠豆的小事而亂了自己生活的陣腳，豈不是太可憐了嗎？

1976·4·13

廣告與作家

除非我們閉起眼睛塞住耳朵，不然到處都會看到廣告聽到廣告。電台電視電影報章雜誌……滿街滿巷都是形形色色的廣告；廣告正在以各種形式圍攻我們。不管願不願意，廣告已經滲透入我們的腦子，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僵住了我們的辨別能力；除非我們不買那一類商品，否則必定是印象中的某某牌子。

在這個工商業蓬勃，競爭劇烈的社會里，廣告是商品的媒婆；沒有廣告說媒，休想商品暢銷。我想，我們這些爬格子的出版大著也一樣。但是，由于我們花不起那筆龐大的廣告費，只好變通一下，找門路鑽狗洞，請文壇泰斗或社會名流，寫篇應酬式的序或讀後感之類的文字，加上一兩篇所謂的「讀者好評」或「好評一束」，並在封底的介紹里，盡廣告的能事；某某乃當今文壇奇才，是最有為的年輕作家，作品深獲某大作家讚賞，並深受讀者的歡迎，文筆清新簡練，立論精闢，曾榮獲某某獎等等。可能的話，還可以靠人事，耍人情，仗職權，逢人「推銷」，這樣也可以收廣告之效。

1976·4·14

釣魚

姐夫很喜歡釣魚，但不愛吃。每次釣到魚回來，總是高高興興地給了我們；有時釣不到，也一樣跟我們有說有笑。

人生很多事情跟釣魚很相像。我們一心想釣一條大魚，偏偏大魚不上釣，不想釣的小魚却給釣了上來。想釣一條鮮美可口的石斑魚，它却偏偏看不到餌，而讓臭泥味的泥鰍一口咬上了。有時運氣好，下釣不到半個鐘頭，就大有收穫，有時運氣差，苦等了老半天才釣到一條小魚，甚至有時候，連那麼一條小魚也釣不到。但是，我相信，生活中那些快樂的人，都像姐夫一樣，有時候釣到大魚，有時候釣到小魚，有時候什麼也沒釣到。



1976·4·14

歌星與雅號

大概是華人的傳統美德罷，咱們不論老少，都愛給人家取外號或花名。小時候，因我長得矮矮胖胖，給別家的小孩子取了個外號叫冬瓜。當然，我也禮尚往來，給他們、甚至於老師取過花名。又高又瘦的叫竹桿，矮小的叫三寸釘，帶近視眼鏡的叫四眼狗……都是以此生理外貌來取花名。

本來，給人家取外號或花名，是帶有揶揄嘲弄的意味，實在不值得鼓勵。不過，現在咱們的歌壇上，外號和花名已經被發揚光大了，不只沒有半點兒揶揄嘲弄之味，反而富有讚美之情，更有了新的名堂，叫「雅號」。於是乎！歌迷王子 歌迷皇后 淚盈歌后 歌壇才女 歌壇玉女 學生歌后 男子漢……充塞歌壇；隨手拈來，無一不是有名堂的歌星。外號和花名之所以能發揚光大，想是託了唱片業人士和歌壇記者的福。不過，物以稀為貴，更重要的是，以「適」為貴，動輒封你一個雅號，動輒又封他一個，倒使人家覺得像「年晚煎堆，人有己有」；更使我想起小時候唱的兒歌：排排坐，吃菓菓，你一個，我一個，弟弟睡了留一個。

1976·4·2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打了三年合同，朋友租了一間舊店舖做生意給人家修理電單車。苦幹了一年多，生意興隆了，每天都應接不暇。

一天，業主說要重建舊店，並且答應重建之後，繼續租給他做生意，不過要加租。新店加租，本是無可厚非的；怎麼知道，等新店建好之後，業主却嫌開電單車修理店骯髒，不肯再租給他了。於是乎，我的那位朋友便去找業主理論，但不得要領，只好揚言合約未滿，要去告業主。這下子，滿以為對方就會怕了，但却恰得其反，那業主更是「理直氣壯」地說：「你去告我好了！老兄，要跟我打官司嘛！你得花錢請律師，花時間上法庭……你是做小生意的，賺一分就一分，你花得起嗎？而我有的是錢，試問你能夠跟我過得了多少堂？」這一番話，很值得我們去深思。雖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我們這些升斗小民也得有錢墊腳，才能夠站得跟人家平高，才能夠跟人家平等呵！

1976·4·27

哲學

我一向對那些堆滿專門名詞，造句佶屈贅牙，唸起來拗口費解的哲學，不感興趣；因為看不懂。就好像下里巴人不懂文言文，所以不感興趣，甚至後來還把它給革了，提倡大家都懂的白話一樣。

我想，這些哲學家最大的毛病，是把生活中平實的哲理，硬硬套進深奧的框框里，以高深莫測的外貌嚇唬人，以為這樣就比人家高一等。其實，這種做法是再愚蠢不過的了。語言文字是咱們表達和溝通思想感情的工具，哲學家應該精用；以平易近人的語言文字，用通俗的方式，深入淺出的表達他們的哲學，才能有效和普遍地傳達。硬把哲學搞到深奧無比，高深莫測，非專家學者之流不懂，並不見得自己高明，反而顯出自己不了解哲學的真諦。

哲學家常愛說：「哲學指引人生」。但以這種叫人看不懂，甚至越看越糊塗的哲學，我懷疑它能為我們指引出怎樣清醒的人生？

1976·4·30

理所當然

大多數英國人或者美國人父母，錯怪了孩子，或者自己做了對不起孩子的事情，他們會向孩子道歉，對孩子說：「對不起，孩子」。孩子受了委屈，遭到挫折，或者在有必要和適當的情況下，他們也會對孩子說：「我愛你，孩子。」但是，咱們華人肯這樣做的，少之又少。

我們不肯向孩子道歉，是由于我們認為，這樣有損做父母的「尊嚴」，破壞了倫常。而且，孩子原諒父母，是理所當然的；甚至還認為，孩子根本就不該怪父母，因為「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我也不曾聽過中國人父母對孩子說「我愛你」。因為我們覺得，給你吃得飽、穿得暖、有書唸……養得你這麼大，不是「愛」又是啥？孩子理所當然知道父母愛他，所以，也就不須要再對他們說「我愛你」了。

我想，這種想法是錯誤的。要是我們真的是錯了，向孩子說聲對不起，是要治療孩子心頭的創傷，並不見得我們這父母就做不成了，反而更顯出我們開通、明白情理，孩子也會更加敬愛我們。至于供給孩子生活上的一切物質需要，固然是愛的具體表現，但有時會趨于平淡，孩子也會當着是理所當然的，而忽略掉。因此，對孩子說「我愛你」，無疑正好像給有營養但味道平淡的魚肝油，加香甜的鮮橙味一樣。孩子受了委屈，遭到挫折的時候，這句話更表示了你的愛心，對他的鼓勵。

1976·5·3

硬要影响人家

同房的朋友是位有主見的人，凡事他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在這個社會大染缸裡頭，擁有自個兒的思想和見解，是難能可貴的。但糟糕的是，我的這個朋友太愛影响別人了。

每次跟他談天，他老愛大發其理論，不厭其煩地設法影响人家，强迫人家接受他的那一套思想。小至要人家接受他對事情的觀點和做法，大至要人家接受他的宗教信仰、政治信念和生活哲學。這樣熱情和好心腸的朋友，生活中實在不少。

他們老愛把自己認為好的、對的東西，硬硬塞給人家，而不理會人家是否需要和接受得了，忽略了因人而異的情況和需要。

西諺說：「一人之食，他人之毒」。好比鹽、蛋白質和動物油脂，是咱們健全生長不可或缺的養料；但硬要患了高血壓、痛風和心臟病的人吃，無疑是早點兒要了他的命。我想，思想也一樣，適合你的，未必也適合別人；對你是好的、對的，不見得對別人也一樣。大家互相討論吸收是好的，硬叫人家非接受不可，就未免太霸道了。

1976·5·5

青春

很多人，特別是女人，都希望自己永遠年輕，青春永在。因此，一些上了相當年紀的人，便靠化粧、整容……千方百計掩遮歲月留下的痕迹，使自己看起來年輕。但他們都忽略了，青春並不是生理上的一個階段；青春並不僅僅表現於美麗的臉龐，紅潤的膚色和豐滿的身材。

青春是一個人的心理狀態、思想的能力、情感的活力；是生命中一股新生的感覺。

我認識一位退了休的法院通譯員，他的生命並不隨着退休而冷淡下來，反而更加努力探討新知識，認真學習和修好外文，從事譯介工作。

我想，這種人雖然看起來是老了，但他給人家的感覺是年輕的；而他自己也一定不會覺得自己老。要是對事物缺乏熱情，對生活缺乏熱愛，對生命缺乏熱誠，不管你的生理年齡是多麼年輕，青春並不存在於你的生命里。

1976·5·6

講話

每當大夥兒一塊談天，他總是搶着講，搶盡話頭，根本沒讓別人講的機會，人家只有聽的份兒，只偶爾在他吞口水的當兒，插插嘴給他補上一兩句，像是在替他的話做腳註。這種人一定是很自負的。但若他講的都是踏實話，頭頭是道，有獨到的見解或精闢的論點，讓他發表，我們旁聽，多少總會受益，倒也罷了。苦的是，雖然他講得多，但都是言之無物，胡拉亂扯的瞎話，不然就是毫無義意的老套。跟這等人講話，最要命。

人家講話，是因為心中有話哽住，不吐不快，所以講了，而這種人，是滿心想講，又沒話好講，只好掏空心思，找些現成話兒說，目的不外是要人家注意罷了。



1976·5·8

天下大亂

當今世界局勢動盪不安，套句中國老話，就是「天下大亂」。一聽到「天下大亂」，很多人都會打從骨子裏害怕起來，認定這是壞事；認為這一亂，天下就完蛋了。

其實，天下大亂也不盡是壞事，有時反而是必要的大好事。比方，日本在日俄戰爭的亞瑟港海戰中，打垮了西方強國蘇聯，使到長久以來受壓迫的亞洲國家和殖民地，更有信心、更堅決地，紛紛發動流血鬥爭，爭取民族解放、國家獨立。像這種大亂，絕不能說是壞事；這證明了他們已醒覺到，民族受壓迫、國家資源被掠奪、勞力給剝削，舊的秩序是不合理的，必需起來革命。而近年來，民族主義在第三世界國家當中，又蓬蓬勃勃地發展開來，大家緊密聯手，對霸權和帝國主義，在根本上進行堅決不懈的鬥爭，反政治侵略、反經濟操縱、反軍事干預……這種大亂，也絕不能說是壞事。因為各國人民已覺悟到，經濟一天不獨立，軍事一天不獨立，國家是絕對不可能真正獨立的。看一看阿拉伯國家，他們不是老早就獨立了嗎？但是，在這之前，他們豐富寶貴的石油蘊藏，還不是受到列強的大資本家和壟斷集團操縱和剝削。

因此，爲了推翻不合理的舊世界，創造合情合理的新世界而引起的天下大亂，絕對不是壞事，反而是人人喜聞樂見，大快人心的好事。

1976·5·23

臉皮

朋友在廣告社做撰稿員，爲一種臉部化粧品寫了一篇廣告，呈上廠方批准。廠方某位中文「權威」硬把「使你的臉幼滑」，改成「使你的臉皮幼滑」。他說呀，這種化粧品是搽在「臉部的皮膚上」的，氣得我這位朋友頂心頂肺，費盡唇舌爭辯也不得要領。因爲這位「權威」正是該商品的經理，他有的是權，他就是中文權威。要是你老兄不知趣，辛辛苦苦掙來的飯碗可要砸啦！

很多人，一旦有了些權勢，就是這副咀臉；一朝權在手，亂把令來行。而這種人，往往都是半桶水。洋人說：「空桶最會响」，真是丁點兒也沒錯。自己半桶水，感到自卑，深怕人家看不起，又不懂藏拙，老好表現，特別是有幾分權勢時，分明是門外漢，却硬充內行，內裏一知半解，外表却裝成個權威樣，胡亂批評一通，以顯示自己比人家行。其實，有權勢並不就是權威，只是你比人家吃得開罷了。就我朋友的那件事，後來有一位老前輩說：「廣告費是他付，商品是他的，既然他死愛「臉皮」，就由他好了。」我想，由他擔任「臉皮」化粧品部門經理，倒是頂適當的人選。

1976·5·26

又有議員跳槽了！

最近又有三位議員跳槽了。其實，議員跳槽已經不是什麼新鮮玩意兒了，大家都已見怪不怪。但是，我總認為，議員跳槽是欺騙和背叛選民的勾當。

選民在選舉中，把神聖的一票投給在甲黨旗下競選的張三，是因為選民相信，張三在甲黨的領導下，會有所作為，能夠為他們謀福利。但是，張三中選之後，却跳槽到乙黨去了，這分明是欺騙和背叛了選舉他的人民。雖然，張三也會像李四以及其他跳槽的議員一樣，自有一套堂而皇之的解釋，說他在甲黨沒有機會發揮才能造福選民，必須跳槽到乙黨才能為選民提供最好的服務。但是，這畢竟只不過是張三個人的看法，是他一個人這樣認為罷了。至於投了他神聖一票的選民是否同意他的看法，是否願意？張三是一概不理。而這正是最值得研究的根本問題。再說，選民把支持票投給當時在甲黨下的張三，就是因為不信任乙黨的領導，而中選的張三竟然跳槽去乙黨，豈不是出賣選民了嗎？

我認為，要是張三有「那話兒」的話，在跳槽去乙黨時，應該先辭去他在甲黨下贏得的議員席位，然後以乙黨候選人身位，重新去競選。以前支持張三的選民，如果同意張三的看法（做法），認為張三必須跳槽去乙黨才能為他們提供最好的服務的話，毫無疑問的，他們一定會把神聖的一票，再投給在乙黨下的張三，使到他中選，那時候，張三當議員，也當得堂堂正正。在甲黨下中選，却跳槽去乙黨，也許用意是好的，但做法却十足是光棍無賴的欺騙和出賣技倆。

1976·6·3

華人的自大

很多華人看不起馬來同胞，認為他們的智慧才能比不上咱們，做不了什麼大事。這都是自大的心理在作祟。

咱們華人有着一個共同的老毛病，就是把過去的成就、歷史和文化背景看得太重，引以自大，看輕人家，却忽略了當前的發展趨勢。

眼前，我國的政權和軍權明明是掌握在馬來同胞手中，只有在經濟上，咱們比他們稍為發展；但也只不過是一小撮華人，佔有非常微小的部份，大部份仍然操縱在外國資本家手中。但是，咱們華人却不肯認清這個事實，還硬說什麼要不是咱們華人，我國那會有今天的日子。

而馬來同胞從商做生意，咱們華人就是看輕人家幹不起來。講起文化歷史，咱們更是滿臉不屑，口口聲聲說：「我們有五千年文化。」自己也不想想，五千年文化遺產，是咱們的老祖宗用一點一滴的血汗累積下來的，再了不起也是咱們的老祖宗，咱們壓根兒也挨不上功。要是咱們不懂得好好利用，不肯努力，即使多給咱們五千年文化，也無補於當前的事。

馬來同胞是茁壯中的民族。華人要想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跟他們並駕齊驅，就必須革掉這種自大的心理，踏踏實實，從頭幹起。否則，就只能像一個敗家子，淪為乞丐還在做過去的光榮夢，而人家早已迎頭趕上，甚至已把咱們遠遠的拋在後頭了。

1976·6·21

年少老成

每當聽見人家讚年輕人「年少老成」，而被讚的人又沾沾自喜時，我總是很擔心；擔心有一天，咱們華人青年真的個個都年少老成了，那時候可真是不堪設想了。

本來，年輕人應該有年輕人那股蓬蓬勃勃的朝氣，那股沖天的幹勁和熱情。偏偏咱們的老一輩却讚年輕人老成，鼓勵年輕人像他們一般心境，跟他們一樣暮氣沉沉，真是莫名其妙。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心境、有年轻人的感情，讚年輕人「年少老成」，要不是存心毒害，就是有意諷刺。

1976·7·6·



那份溫暖

畫家、作家或其他形式的藝術家，可以創作出真善美的偉大作品，令人感動，但是，有時我們會發覺，在偉大作品的背後，他們的私生活却是庸俗、甚至是卑劣的。

這使我想起南丁格爾、海倫克勒……他們這些人，一般上來說，都不是藝術家。可是，他們的作品却比任何藝術家的偉大；他們崇高的思想、行爲和生活，在在影响了世人的生活，激發了人們向善和求生的信念。這樣崇高的人，在我們的生活中真不少，他們在默默中的言行，都在影响着周圍的人們，只是大家不太發覺罷了。

他們可能是我們的親戚朋友，也許是素不相識的陌生人。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全點，那就是他們都有一顆善良的心。在我們失望沮喪的時刻、在我們對生活失去信心的當兒，他們就會稍稍地走進我們的生活，帶給我們溫暖，給我們勇氣和希望。在醫院裡，在孤兒院中、在殘廢院內、在盲人的黑暗世界里……處處我們都感得到那份溫暖，而肯定這些人的存在。

1976·7·6

占卜算命

現在雜誌和報章上很時興占卜算命，看相的、拆字的、讀掌的、星相的……形形色色，多到我也講不上來。據編報的朋友說，這玩意兒非常受讀者歡迎，要是取消這一版，報份就會受影響。由此可見，大家對占卜算命的那股狂熱。

記得柬埔寨局勢到緊要關頭時，美國傀儡政權的頭目龍諾，就請過好幾位占卜先生為他的前途占卜。而《三國演義》裡頭也寫到曹操和劉備叫人占卜算命的事。話說曹操自立為魏王，建立了魏王宮，有個道士左慈用幻術尋了他的開心，曹操大怒，一把火抓了三四百個道士，全殺了。殺後却驚嚇病了，不知如何是好，終於去請一位著名的占卜先生管輅來卜休咎。而劉備在關羽和張飛死後，要出兵征吳，也事先去請教一位傳說已有三百多歲的活神仙李意，給他的這次征戰卜個凶吉。

上面提到的三個人，當他們展雄才，施大略的時候，何曾求教過占卜算命佬。但到他們求教于占卜先生時，正是《英雄》末路，信心動搖，對前途感到渺茫的時刻。現在大家這麼熱烈去占卜算命，難道是對自己失去了自信，對生活失去了信心？

1976·8·10

留下一兩招絕招

華人師傅教人打功夫，往往留回一兩招絕招是不教人的。據說是要提防徒弟造反，其實不是的，而是害怕有人比他強。所以華人的武術功夫，每傳一代就少了一兩招絕招，代代相傳下去，到最後便只剩下花拳綉腿了。

其實，不只是傳授功夫這樣，連做其他事情的工夫和經驗也一樣是留回一兩手的。我就曾親眼看過一個修理汽車的技工，在修理重大的毛病時，故意要這樣要那樣地使開站在身旁想學東西的學徒，才快手快腳把車子修好。

洋人研究學問做事情，往往是前人很粗淺，經過累積經驗，承先啓後，才由後人發揚光大的。而咱們華人却恰好相反，是一代不如一代，很少會青出於藍的。這都是人人「留回一兩招絕招」的結果，說穿了就是咱們華人牢不可破的自私自利。由這點想開去，我十分擔心咱們華人相傳了兩千多年的傳統文化，也不外是一些打了折扣的東西，並不如咱們想像中優秀。


1976·8·11

天使與魔鬼

中外文學著作里都有提到天使和魔鬼、神仙和妖怪。這些作品所給人家的觀念，天使神仙往往代表正義、是好的，而魔鬼妖怪却代表邪惡、是壞的。其實也不盡是的；至少，以今日的世界局勢來看，不是所有大家說的天使神仙都是好的，也不是所有大家說的魔鬼妖怪都是惡的。有時，無論是天使神仙還是魔鬼妖怪都不是好東西。

人間之所以混亂不安，鬧個雞犬不寧，主要是因為天使和魔鬼要「以己律人」。天使認定天堂最好，硬要人間變成天堂；魔鬼認定地獄最好，硬要人間變成地獄。而不論到頭來變成天堂還是地獄，都不是人住的地方。

人間是屬於人的，不屬於天使，也不屬於魔鬼。所以人間應該是個適合人住的地方，而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



1976·8·25

奴性與自尊

百多年前（一八六一年），黑奴制度引起了美國南北戰爭，犧牲了無數的寶貴物資人力，廢除了黑奴制之後，竟然還有怨恨林肯的黑人。難道奴性是天性？

這個時代誰也不會支持和擁護奴隸制度，但是，偏偏却有不少華人自甘為洋奴，不只見到洋人時，奴才般嘴臉，口服心服地任人頤指氣使，甚至在精神上，也以講洋話唸洋書當洋差用洋貨取洋名為榮，反倒覺得生為華人講華語是件頂不幸頂丟人的事情。但最不幸的還是，無論他們如何賣命崇洋變洋，在洋人眼中，他們還是地道的支那人。

無可否認，有些場合講英語是比較適合的，尤其是在這個多元種族的社會上。但最不能忍受的是，在華人的地方也滿口洋話，在自己華人之間也英語來英語往，或參夾英語，以示高族人一等，是「上等華人」。而助長這種氣燄的是那些沒見識的華人，聽到對方滿口自己聽不懂的洋話，便肅然起敬，反而對講親切母語的人，一臉不屑。

向來華人都不太受人尊重，因為咱們不尊重自己在先。呆在聯合國二十一年而不用法定工作語文之一，且又是自己母語的中文，光會用洋話附和主子，誰會尊重？

德國和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敗得最慘重的國家。但是大戰結束後至今的短短三十年內，他們已經在世界強國當中站立起來了。不是他們得天獨厚，而是他們多點自尊，少點奴性。

1976·8·30

觀念

一個人對事物的是非好壞等觀念，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後天的教養形成的。曾聽一位心理學家說過，一個小孩子如果自小就教他香水的味道是臭的，在他腦子裡形成觀念之後，以後他就會認為香水是臭的了。由此可見，觀念對一個人的判斷力影響是多麼大！觀念一旦形成，錯的不覺得錯，對的可能被看成錯。

比方很多文人做起文章來，描寫上流社會那些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小姐太太的汗是香汗，反而推動歷史文化和社會進步車輪的勞動大眾的汗却是臭的，就是由於錯誤的觀念影響了他們的判斷有了偏差。而中國歷史上發生過不少大大小小的人民革命，一向來都被誣賴為土匪和叛賊造反，也是別有用心的人灌輸給大家的錯誤觀念。像這類錯誤的觀念，在生活中是層出不窮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便是其中之一，而近代則有「外國月亮圓又大」、「本地薑不辣」……因此，我們十分有必要提高自己的判斷力，對已成的觀念加於檢討，對新的有批判地接受。

1976·9·6

皆大歡喜

華人看戲讀小說，都愛大團圓、皆大歡喜的大結局，要是主角生離死別或家破人亡的悲劇收場，咱們華人是很不喜歡、很是替主角不平的。

其實，何止看戲讀小說如此，連做事情討論問題也一樣。每當對某個問題發生爭論，雙方相持不下時，總會有一些老事出而做和事佬，勸大家要顧全大局，顧全整體的利益，應該摒除意見，你讓我一分我讓你一尺，於是事情便不了了之了。

咱們華人社會問題和毛病多多，千頭萬緒，都是大家凡事要息事寧人、皆大歡喜造成的；大家都缺少了大刀闊斧和快刀斬亂麻的決心和勇氣。

其實，事事要皆大歡喜，以示天下太平是絕不可能的，做事情討論問題總該抓緊個原則，是黑就黑，是白就白，總不能爲了要皆大歡喜，而任由它黑白不分。若長久這樣下去，總有一天（其實已經）百病叢生，當發生併發症時就不可收拾了。

1976·9·10

無知就是幸福

〔知識越多，煩惱也越多〕，這種論調是很流行的。粗看起來，這的確是至理明言，可不是嘛！知道多了，要求也就多，煩惱也就跟着多了起來。一旦知道了電視機的好處，不免就會想要一架來看看；知道了冷氣大房車的舒適，就想到要弄一部來坐坐；知道了有那麼堂皇的一棟洋房，就要設法子使自己也有……而這些都是很傷神費心的。要是沒有這些知識，樂天知命，安貧樂道，就不至于有這許多煩惱了。

但想深一層，全是騙人的鬼話，居心十分明顯是要保持不公平的現狀，讓做官的安心做官，賺大錢的安心賺大錢，有錢人安心做其有錢人，做牛馬的甘心做牛馬。因為勞苦大眾一旦有了知識，不只會曉得電視機冷氣大房車大洋房等等享受，也會明白為什麼人家住大洋房，自己却住破爛的非法木屋；為什麼人家出入有冷氣大房車代步，自己却要靠雙腳奔波勞碌；為什麼人家四肢不勤，吃好住好穿好，自己做牛做馬却吃不飽來穿不暖；進一步更會看穿這是壓迫和剝削造成的不公平現狀。勞苦大眾一旦了解了這些個之後，就不會再安于現狀，就不會安貧樂道，樂天知命了。這在一些人來說，是很傷神費心的；但却不是勞苦大眾。勞苦大眾的知識越多，就能多了解和掌握本身的〔命運〕。

有人高唱〔無知就是幸福〕，那是〔蠢牛的幸福〕，天天賣命地去幹活，出的是谷米，吃的是稻稈。拼了力也罷了，到老來沒了力氣，連命也賠上了，吭也不吭一聲。

1976·9·12

神

小時候，童言無忌得罪了神，是要被長輩罰跪，向神叩頭認錯，改口講好話的。否則，據說這一輩子休想得到神保佑，平平安安過活，而死後也上不了天成仙，要打進地獄受苦。當時，人人對神都十分敬畏，因為大家都深信，神的的确確有這等力量。

時至今日，雖說是民智發達，迷信逐漸被破除了，上天成仙下地獄受苦神保佑平安等等鬼話已沒什麼人肯相信，但是，神還是万万不能批評得罪的。原因神是權力的象徵，是主宰人類生死苦樂的力量。而實際上也是的，咱們現在的神，已不像過去迷信中的那樣虛無飄渺沒有實力了，而是确確實實存在的，擁有真實的力量，處罰不知天高地厚，對神無的放矢，冒瀆神明的傢伙。因此，大家切不可粗心大意，以免冒瀆了「衰神」，一輩子沒好日子過，被打進地獄受苦。

1976·9·22

精選法

住在我村子里的華人，家里母貓生了小貓，太多了要不完，往往就選出一兩隻認為長大了很會捉老鼠的留了下來，其餘的全給溺死。選出「長進」的小貓的方法，是從小貓的頸上把牠拈起來，要是小貓的兩條後腿提縮起來，就是「可造之材」，如果雙腳直直下垂，便是沒用的懶惰貓，準要給溺死。

這種「精選」方法是否有科學根據呢？我想是不會有的罷。因為即使是根據這個方法精選出來，認定是靈巧又擅于捉老鼠的小貓，有些長大了，不但不會捉老鼠，簡直是懶透了。這點就証明了這個精選法是沒效的，也說明了給溺死的小貓當中，可能有可造之材而被糟蹋了也不一定。

這個事實，對咱們華人是十分抱歉的。原因咱們華人不只是對小貓要「精選」來養，連兒女也一樣。當然精選的方法跟貓的是不一樣的，而是根據性別：男的註定長進，可以防老；女的註定沒出息，是賠錢貨。不過，好在被淘汰的女孩子，也不至于像小貓一樣被溺死，但是也就不教不養，讓她們自生自滅了。很不幸的，實際的情況跟咱們精選出來的小貓完全一樣，很多男孩子長大之後，不但不長進沒出息，簡直成了社會的渣滓，人民的垃圾，更妄說靠他們來防老了。這個事實，又何賞不叫咱們華人遺憾呢？

1976·10·3

牛車和露奶

一位外國朋友，乘年假到我國各州旅行。跟我聊起旅途見聞，談到沙巴和馬六甲的風土人情，特別是他所謂的「地方特色」時，他很惋惜地說，早幾年前他到過馬來西亞，在馬六甲看過馬來鄉土味很濃的牛車，在沙巴見過充滿大自然氣息、袒胸露奶的卡達山少女，印象很深刻。這回舊地重遊，本想要再看看這種風物，不料到了馬六甲，連一輛牛車的影子也很難才見到，所看見的都是現代的交通工具。而到沙巴時，要想看看袒胸露奶的山胞少女，一胞眼福，也大失所望；年輕貌美的女人都穿上了衣，只有少數老婦倒還掛着兩粒干巴巴的奶。他談起來滿臉失望的神情，言下更認為，馬六甲沒有了牛車，沙巴沒有了袒胸露奶的少女是一大損失，好像沒了這些東西，就失去了「地方特色」和「地方風味」似的。

我想，抱着這種心理去旅行的遊客，居心不會是好的，雖然可能他本身並不自覺。我總認為，在什麼條件和情形下，人們就過怎樣的生活，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與其說這是「地方特色」，倒不如說是「生活特色」。原因只要條件和情況一改變，這種特色就會隨着改變。

以前馬六甲到處有牛車，因為牛車是當時最通用的交通工具；以前沙巴有袒胸露奶的山胞少女，因為當時他們還不太開化。但是，人類總是會進化的，社會也總是會進步的。隨着時間的更新，舊的事物就會腐朽，新的事物就會誕生。在這個淺顯的規律下，現在馬六甲沒有了牛車，取而代之的是汽車；沙巴山胞少女不再袒胸露奶，而穿上了衣，正顯示人類的進化，社會的進步，是大好的現象。要是像我那位外國朋友一樣，早幾年前來，看到某一情況，今年來又想看到同一情況，甚至十年二十年後來，還想看到同一情況，那不是分明要我們一輩子不進步不開化嗎？

邪不勝正

中外小說和電影，如果故事里有正邪、忠奸之分，到最後，奸人壞蛋一定是不得好死，沒有好收場的，以求符合咱們的真理：邪不勝正。

但是，實際的情形是否邪就勝不了正呢？我是十分懷疑的，原因奸人壞蛋不恥于邪道，懂得營鑽、曉得狐羣狗黨、肯不擇手段，只求達到目的；而偏偏好人忠人却老愛講道義，講求手段光明正大、恥于巴結，到頭來只能做爛好人、自了漢，沒有實力，光得把口空講公道。這種形勢，不吃虧幾稀！

其實，跟奸人壞蛋是不能講道義的，而要有實力；對奸人以牙還牙，對壞蛋以毒攻毒。光講道義，固然很可以閉起眼睛來「正人君子」一番，但却可以成爲本身的致命弱點，讓奸人壞蛋佔盡便宜，置我們于死地。

「邪不勝正」不是肯定的。要是好人沒有實力，光會滿口道義，那麼，邪不只能勝正，且一定勝正。

1976·11·15

讓學生感到母語的親切

跟一位在中學當華文科教員的朋友聊起華文教育，他很感慨目前學生的華文程度普遍低落。我記得，咱們華人對這個「切身」問題，也熱烈地討論過好一陣子，也歸結出許多大原因來。但是却沒有人肯正面指出，是由於學生對華文科沒有興趣。這是不容我們故意忽視的事實，咱們的華文課程內（由初中至大學以至師訓班）太多拗口費解、枯燥乏味、詰屈聱牙的古文，敗殺了學生學習華文的興趣。

我們生硬強迫活在現代、呼吸着新生氣息的學生，放棄活生生親切的白話，而去鑽那些跟時代隔絕，僵死了的古文；學生沒興趣、程度低落，我們豈能責怪他們呢？

其實，我們現在根本就不必要再讀古文了（不是古詩詞）。我這樣說，必定會引起老不朽們的反對，說什麼古文乃咱們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優秀傳統文化，不唸古文，中華文化就要滅亡了。我認爲，這壓根兒也不用擔心。要是古文裡頭真有什麼好東西，我們是一定可以把它譯成白話的，學生也照樣可以，而且更容易吸收。中華書局不是有很好的通鑑和史記白話選譯本嗎？我們還擔心什麼呢？

要提高學生的華文程度，最起碼要使學生感到母語的親切（古文只會令學生產生反感和厭惡），至于其他堂乎皇哉、提高華文程度的大措施，大可以從這點做上去。

我希望有關方面立刻修訂華文課程範圍，淘汰全部古文原文，精選幾篇好的古文的白話譯文，多編入親切有生氣的白話課文。這才是咱們華人和華文自新的路。





采多

1950年3月生

收入這裡的文章，都沒有經過認真的選擇
看來是雜了些，沒有一個標準，但也不想根
據什麼標準，只要它是代表着我個人的生活語言
也就夠了！

高級知識份子的生存本能

有一類屬於什麼科什麼系的高級知識份子，雖然在其本身所學的專門學問里表現庸庸碌碌，但在另一種學問（非所選修科目範圍）他們的表現却出奇地幹練，比其所「專」的「科」還要「專科」！

這一科不平凡的學問就是造謠！

普通人造的謠，當然不可以與高級知識份子造的謠相提並論，它甚至可以不必捕風捉影而無中生有地造出謠來，造出來的謠不但無懈可擊，還可以提高自己而貶低別人，尤其對鞏固本身窮途末路的地位，更有起死回生之妙！

查這一類專科造謠的高級知識份子，並非有專門教授私下傳授學問，而是因為他們大多出身養尊處優以致喪失了與人一爭長短的真實本領，但爲了求出人頭地，乃「被迫」採取別人防不勝防的造謠手段，以擊倒競爭者，這可以說是陪養起來的求生存本能，也就是一個無能庸碌的高級知識份子的生存本能。

也由於這一份本能，但求權益所趨，就算陪人上床也在所不惜，更遑論敵友和是非之分！

漂亮華語

本地華語，總是有一種叫人提不起勁的單調，而缺乏作為一種優秀語言的吸引力，中國人聽了勢必難以置信，這就是他們通用的「普通話」。

有本地色彩固然好，但總不能把那一份陰郁也反映出來，叫人感覺出咱們大馬華人內心的自卑和洩氣。

有朝一日，幸聞幾句有生氣的漂亮華語，頓叫人精神為之一振，但願時常有這一種振奮，就算學不上口，啣呀幾句也是痛快！



造物者盤古

有時候，當我們對着自然萬物，好像星空銀河，日夜交替以及刮風响雷等情形，總會作出一番冥想，想尋找出這一切事物的真奧，但結果都是腦筋結了疙瘩，那些無窮無盡的答案，却是更玄，更飄渺……………。

就因為沒辦法窮透天地的真奧，因此總覺得祂莊嚴而不可侵犯的偉大，自己却變得渺小了，好像站在一個巨人的腳指縫間！

這巨人是誰？

造物者！答案似乎不需要經過大腦。但造物者又是誰？

西方人有西方人一套精彩的說法，而一向以為自己民族文化貧乏的我們，却不敢肯定說：造物者就是「盤古」！

在我們久遠的神話裏說：「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生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這不過是開始的片段，却比西方神話的「亞當夏娃」精彩得多，只是抽象了點，不容易構想得具體，但這無傷大雅，只要曉得，我們的造物者是盤古就得了！

我不是發什麼思古之幽情，只是想給自己不夠宗教味道的心靈，找一個可以慰藉的「真主」，而且這個「主」比其他「主」總來得親切，因為至少「盤古」這個名字，不必從外國文裏翻譯過來，信徒們也不必另有一個翻譯的名字！

我們的「主」也絕不「寂寞」，祂有祂自己的聖誕——農曆十月六日，如果你也需要一位「真主」慰藉的話，我們不妨一起開個舞會，熱鬧一番，同時也為我們的「主」祈禱！

當我們洩氣的時候，看見刮風下雨，行雷閃電，這都是「主」——「盤古」在耳邊呼喚，只要你還有點血氣，你會聽到祂說：

「我們並不貧乏！」

屬於東方的新潮，有嗎？

人們說「新潮」，總認為是帶點洋調調兒，因此不容於東方社會的「道德觀念」，甚至，有損視覺的完美！

我們的民族或者認為不能夠有自己的「新潮」？或者，根本不需要？

沒有人為這個問題下過定義。

大抵上，老成一輩和「有識之士」是要一輪口誅筆伐，憤慨一番！消極一點的，也許還會自嘆生錯時代。

西方年輕的一輩是值得同情的，也是可敬的，他們不願窒息於傳統和現社會形態的桎梏，竟毫無條件地向陌生的東方文化領域，進行摸索，試問，我們有這個膽量麼？

不幸，我們年輕的一輩却只能依賴別人在我們自己傳統的垃圾堆裏，為我們尋找一些堪於玩味的「小情趣」。

儘管好些人對這種「小情趣」冷嘲熱諷，譏為不倫不類的怪物，事實上畢竟也給人類世界創造了好一番新氣象，不願匍匐在舊傳統的朽牆角下作噩夢的新一代，是絕不情願全盤否定這一點西方苦悶的一代所創造的文化價值。

我們不須無條件地接受諸如嬉皮士的極端反對科學文明，雜交濫交或吸毒和製造暴力，然而一味地排斥和咒罵，可是有這個必要麼？

「新潮」算是一項革命，整個現代社會都在受着有形與無形的影響，豈能止於「鴛鴦蝴蝶、享樂人生」那麼膚淺？

人們如果不讓極端的咒罵沖昏腦袋，只要他下意識裏還多少有點「人」的味道，明白「生」的意義，就會要求豐富自己的生命色彩，如果你覺得現有的「新潮」不順眼的話，不妨創造屬於你喜歡的，或者，屬於東方的，當然你會問：有嗎？

為什麼沒有？只要你不是那種冥頑不靈之輩

！

天才與朽木材

從事美術工作者，有分兩類，一種是「畫家」，另一種則為「畫匠」。

「畫家」一般是指嚴肅的美術工作者；學有所成者；權威所封贈者；有錢有勢而又不只能揮兩筆者……

「畫匠」則不同，却是指一般為自家肚皮而「創作」者；為老婆孩子而「創作」者，為鈔票銀角而「創作」者；為名利地位而「創作」者；總之，屬於下三濫，三教九流之輩！

有本地藝術界權威某大畫家，畢業藝專之後曾經「嚴肅」地創作了一陣子，後來因為在名流太太團里教幾筆消閒解悶的畫兒，而在上流社會吃得開來，於是靠幾度圓滑善摸的太極，不但「創作」了鈔票銀角，也「創作」了幾許名利地位，於是從「家」而「大師」，再而為「權威」！

既為權威，動則封某某為「家、為天才。」（當然封自己多過封別人），動則指某某為匠。為朽木材，聲勢顯赫一時！

於是，好像阿采之流，既吝於在權威臉上多貼幾葉金片，又不肯自鳴清高的，自然也就永遠翻不了身，只好乖乖當其「匠」了也，真是妙不可匠（醬）油！

年輕人的邪氣

我們的許多先人，死了之後却留下很多「不朽」，使社會上累積下不少道德標準的禁忌和條規，以便後人能在這一個框框里，按照禁忌和條規的約束，作一個走正路的正派人。

年輕人若想闖出這一個正道的框框，嚐試走一下「旁門左道」，必被目為務須趕盡殺絕的異端邪物，以伸張正道。

西方青年沒有我們的能耐，偏要與正統正道過不去，難怪要淪入離經叛道的「萬劫不復境地」！

所以，我們更不能沾染一點邪氣，乖乖地約束在禁忌和條規下，永遠走那一條正道的老路！



做個不像樣的人

知識份子有知識份子的樣子，勞動份子也有勞動份子的樣子，眼光尖的，一眼可以看穿你幹那一行！

因為自古來奉行「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為金科玉律，因此人人想當知識份子，想當治人的人（因為治人可以吃人），就算在苦中吃苦，也忘不了勉勵自己一下，「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一旦成為人上人了，就更加要裝得似模似樣，如果裝得不像，不但關係自己的面子問題，人家也會看不順眼，說不定因此飯碗跳舞也不是怪事。

在冷氣房做事的高級白領們，不妨試試着件套衫短褲，再拖上一對日本涼鞋上班，敢包你一定成為當天的新聞人物，上司也一定扳起臉孔咆哮「這像什麼樣子」！

在文化界做事，那更不得了，不但衣着要像個有文化的人，舉止談吐，也得要十分倫理道德，才氣縱橫的樣子，而且還要賣一番老氣橫秋，才算像樣！

要是你是年輕一輩，就註定要處處吃虧，頭髮長了點，人家有話說，衣款新了點，人家又有話說，腦袋敢想敢說的話更糟，就算你有天大的作為，人家也會認為這麼一個不像樣的，那里是這麼一塊料，儘管有好的工作成績，也只歸像文化人者的功德，年輕而又不像樣的，就只可問耕耘而不問收穫，才算不是好高騖遠！

整個社會結構，從來就沒有為年輕一代的設想而設計，年輕人都要被迫學習長一輩、大一輩所認為像樣的，才算成熟，難怪這個時代越來越多年輕人想造反！

救災表演？

北京當局一概拒絕外國對華北地震災區的現金或物質援助，了解北京政策的外國人，對這一點除了覺得中國人作風與眾不同外倒也不會大驚小怪！

台北當局的反應則與外國人不同，明知北京當局不接受外來援助，却更歡天喜地發動救災運動，視北京的聲明如放屁。除此之外還廣邀中外記者，往金門島參觀他們發放救災汽球的精彩表演，不知情的恐怕會引起誤會，以為是那一部「災難影片」又在搞什麼宣傳噱頭！

北京的堅決不接受外來援助是「一貫政策」，台北的古怪救災行徑則是「傳統作風」，即所謂「禮多人不怪」是也，大家平分秋色，無可厚非！



所謂好人

好人——必須是忠忠實實地，即使是別有居心者拿甜言蜜語騙他，也要忠忠實實地相信到底。

好人——不能走極端，在是是非非的爭論中，既不屬於「是」的一方，也不屬於「非」的一方，但求兩面討好。

好人——不能堅持自己的意見，「真理愈辯愈明」的說法，只能作為理論而不可實際上，召致論爭，就是不好。

好人——要有保守的斯文氣質，對於新事物的出現，須等周圍每一個人都接受了，才考慮實驗性地接受，否則繼續保持不屑態度。

好人——但求一日之安寧，不作「非份」的長久計想，若為明日以後望不可却的利益而破壞今日的安寧，是為不智，必須顧全大體，讓大體皆能渡一日之安寧。

好人——「鳥人」心目中的可憐蟲，但不必氣餒，因為好人畢竟是好人！

民主修正化

從原始社會到部落社會，從奴隸社會而封建社會，工業革命一鬧，又出現了資本主義社會，但資本主義尚未紮穩馬步，恩克斯、馬克斯的信徒們已經起來造反了！

於是，社會的進展到達了資本主義與反資本主義陣戰的熱潮時期，戰了一個時期之後，突然雙方都起了變化，竟形成最現代化的國際政潮大混沌！

原來，正反兩大陣營經過混戰之後，竟然發生變種，先是共產主義的修正化不說，〔打起紅旗反紅旗〕也還算有點新鮮，但最新鮮的是〔民主自由〕也忍不住變了，修正主義這個共產字彙，在資本主義陣營裏不久也相信要用上，其實不必等這〔修正民主〕正式掛上招牌，早已經有人打着民主反民主了！

想當年，華盛頓獨立宣言的精神，如今究竟剩下幾成？當然，有識之士是不會將它全套照搬，用在自己的天下，而必然要斬頭去尾，按照實際情況擇其有利於鎮壓人民者用之，這叫做〔消化〕！

蘇聯共產黨最是能夠〔消化〕，一套共產主義既是不能用作為所欲為，却只要套一個〔有限主權論〕，即刻可以揮軍直進，天下儼然成了一家，比沙皇是高明得很，民主的斗士們，既是不能拘泥於民主自由的條款，不妨也〔有限〕一下，則天下又是一片和平景象了也！

原本的主義或制度，也許是有無限妙用，但對於政治資本有限的政治家們是要發揮不出來的，因此維護民主自由者也迫得打起民主反民主的修正大旗，以圖自救，這功效有如太上老君的靈丹妙藥，滋味的甘津，自是不必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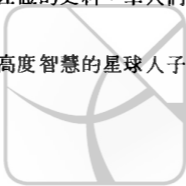
來歷不明的民族

我國的初民文化，曾經發生過一個時期的脫節；自大陸南移至馬來半島的文化源流，突然就此消失無踪，幸而後來有自南向北倒流的來自爪哇羣島一帶的文化系統，咱們才有了下半期的土著文化。

這半島上的華人，既與自北向南的上半期文化無關，也與自南向北的下半期文化無關，却偏偏也有脫節的怪現象，說是源自五千年文化的中華民族，除了一些令人深惡痛絕的劣根性外，一點「優秀」的成份也沒有，與現代的「赤化中國人」比較，更是風馬牛不相及。

難道這半島上的華人，都是從天而降的？但愿有人拿出可以佐證的史料，華人們才可以挺起胸膛自誇：

「我們是有高度智慧的星球人子孫！」



中秋的嘯嘆

吃月餅的時候，誰還來感慨當年「殺韃子」的那一種壯烈？

當閒話順便一提的雖有，却也顯得無關痛癢，畢竟我們都生長在一片安樂土上，無論如何是醞釀不起那一股拋頭顱、灑熱血的勁！

這裏的中秋，唯一能夠帶給人們一點興奮的，都在生意眼上，也就是說可以乘這時候多賣它幾個月餅，找多幾個錢塞滿荷包，混多幾個安穩的和平日子，這就是我們生長在這一片土地上，唯一值得自豪的事！

以後的中秋，只有一種嘯嘆，那就是月餅市場的淡旺，但也沒有值得嘯嘆的了，因為行情儘管壞，總還有許多人買得起月餅，畢竟我們的國民生活水準是亞洲數一數二的呀！



光明磊落的道德標準

我們許多人，包括那些許多羣衆爲他鼓掌的大人物們，似乎都生就一副忠厚的德性，不管在什麼問題上總是讓人三分，甚至八分九分也都在所不惜，只要是能夠讓大家做官的安心做官，找錢的安心找錢，那就明知是朝向絞刑台的路，也都要好歹走它一程，這叫做光明磊落的踏實人，否則就是大逆不道，有墮了五千年文化教育的尊嚴！

這條「光明磊落」的道德標準，已經成爲我們生存的口號，有先見的大人物們能夠在台上喊得出叫人鼓掌的正義呼聲，也都是以這個口號爲綱領的，只不過塗脂抹粉一番，漂亮些吧了。

不可思議的，這些漂亮話竟因此振奮人心，引得好幾百萬個腦袋忘却了長久壓抑的痛苦，醉薰薰的唱起安樂小調來，活生生的事實，看不見了，坦誠的警言，也聽不進去了，於是大家高呼着漂亮的口號，走向絞刑台……

我以爲大人物們那來的能耐，竟能輕易顛倒衆生，却原來叫一種無形的力量指揮着，他們自己只管叫着「神」，我想也是的，只有神才能叫人微笑着走向死亡！

無能恐懼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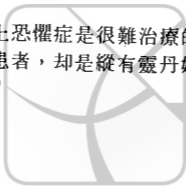
「有料」的自負者，那一派目空一切的自尊雖然叫人討厭，但因為他眼里沒有別人的存在，有時候對旁人倒無大碍。

但無能的人，可就不容易應付，對於他自己的無能除了心知肚明地耿耿於懷，還時時刻刻恐懼別人傷害他，或取代他的地位，就像一只受驚的刺猬，隨時準備向人射出冷箭！

在這種人面前，最好不要開口說話，可能的話站得愈遠愈好，免得一個無意，惹起了他的猜疑，射你一身冷箭！

而當你莫名其妙地倒地呻吟時，他還會自以為理直氣壯，為自衛而傷人哩，而普天下一切道理也好像都盡數歸他擁有了，所以他也不必再去研究到底那一方面起了誤會，却一味逢人便訴說別人的不是。

人家說患上恐懼症是很難治療的，但這一種無能恐懼症病患者，却是縱有靈丹妙藥也難以起死回生的絕症！



再說星球人子孫

自從提出大馬華人是星球人子孫的說法之後，我們必須尋找出與星球人共同的「民族性」，方能自圓其說。

經過初步研究，試舉出下列數點華人所具有的星球人民族性——

麻木性：因星球人處在一個高度文明的世界，一切社會問題已得到徹底解決，人與人之間不再有糾紛與戰爭，大家不再想爭取什麼，也不想捍衛什麼，有利害關係亦等閒視之，甚至詬為不文明而羞於掛齒，於是天大的爭端亦化之於無形，這種星球人的崇高品德，正是我們華人的祖傳德性。

是非不分性：由上述理由的引伸，強烈的是非觀念便成拘泥，於是，是亦可非，非亦可是，大家看化了。

空泛性：戰爭與糾紛既無，活着未免無聊，於是喊喊幾句空洞的口號，讓大家增加血液流動，既作為消遣，也可促進星球國民健康，華人也喜愛這一項消遣，因此愛喊口號的，都是身心健康、珠圓滑潤的堂堂之輩。

信仰「認命論」：視毀滅為必然，但與「宿命論」不同，大體都不願意遭迅速了結，唯慢性死亡的安排，却能樂天知命的接受，這一點則為「麻木性」的自然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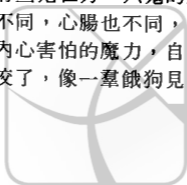
魍魅魍魎一條心了？

魍、魅、魍、魎都是鬼的一類，却是各懷鬼胎，對他們講合作，團結，那是鬼話連篇，鬼也不信！

如果有一天，魍魅魍魎忽然搞大團結，連成一氣羣起而攻你時，你老兄可是了不起！

也許，當時你是孤獨的，但是你的魔力却是不可思議，因為你使一羣各懷鬼胎的鬼破天荒地團結了，愾氣同仇向一個目標張牙舞爪地扑咬，像一窩子蒼蠅找到了人們腳上一個瘡，啞啞嗡嗡而來！

這是說魍魅魍魎一條心了？不是不是，你仔細瞧，有些鬼在交頭接耳，有些鬼嗥叫，有些鬼裝腔作勢，有些鬼在另一只鬼的胯下躲躲藏藏，牠們的姿態不同，心腸也不同，如果不是當前有可以令牠們內心害怕的魔力，自己馬上要扑在一起，互相撕咬了，像一羣餓狗見了一堆嘔心的屎。



啞吧的配角

在數年前一次有關我國藝術的代表性集會，出席者都是各文化單位炙手可熱的代表人物，當代表諸公滔滔發言，大談本單位對藝術方面的貢獻和地位之餘，有一單位的代表們竟呆若木公仔，除了偶然插口幾句外，總是呆坐一旁，洗耳恭聽，如果這一單位是藉藉之流，倒也不值得奇怪，怪就怪在這一單位的藝術活動是一個領導性的主流，結果却讓配角們喧賓奪主，佔盡了風光，自己反而淪為名符其實的配角，而且還是啞吧的配角。想來實在不可思議！

最後，有一名在藝壇也有很高地位的英籍人士，因為看不慣，也聽不慣，竟出面為這一單位的代表們打抱不平，力爭其實際的價值地位，但畢竟孤掌難鳴，說了也等於沒有說！

俏而不爭春是一種偉大，但「偉大」到變成縮頭烏龜，那可不能一概而論了。

也許，那個單位的「啞吧配角」們都是受過「良好」的文化薰陶，抑或口里咬了黃蓮，說不出話來？天曉得！

濫用新概念

有些人對於現代美的概念，本來一竅不通，却偏偏人前人後地標榜頭腦開明，能接受新事物，新概念。

現代美的突出點，就在敢於突破舊框，反出教條，然其本身却還是循着自己一套新綱領進行創造活動，那些自以為懂得新概念的却誤解為「一味的破壞」和「倒行逆施」，就是「創新」了哩！

有位文化出版界的老闆說：只要是不按常規，隨心所欲地反其道而行，就是「新」，而「新」了之後，他自己却也不以為是，這是個笑話，而以後凡是 he 看不順眼或不以為美的作品，都一概讚「新」，却是不讚「好」！

原來，他只是在標榜新潮而另有所圖！



半醉里的真性

一般上，人們都把喝酒當作一種不好的嗜好看待，而一個「好青年」的標準，除了不抽煙、不賭博、不嫖妓以外，就是不許「乾了這杯再說」那一套！

我說喝酒絕不是壞事，只是看你怎麼一個喝法，喝得「醉爛如泥」，那就成了一條可憐的小蟲，「對酒當歌」却是消極派，「苦酒滿杯」最是笨蛋，不值一晒！

「積極態度」的喝酒，可就不同，培養一番情緒之後，一杯在手，全身細胞就彷彿譜上了音符，呷一口，滿懷豪情油然而生，再呷一口，脫盡鉛華俗氣，當一杯見底，已經是真氣浩蕩，英姿颯爽了，就說那梁山泊的英雄好漢，氣派諒也不過如此！

這一點也不誇張，因為只有到這酒氣含蓄的時候，才能看到一個「真實」的人，平時口是心非或裝假矜持的，都要在這酒精的蒸化下現形，變得十分可愛起來，我之說「可愛」，是因為見到了人的真性！

所以，當你見到有人喝上幾口酒，就在那兒「胡說八道」時，千万不要當他「酒後失言」，其實那些話都是他心里要說的話，平日只因為格於某種關係或因由而爲了面子，或者爲了生活，爲了老婆孩子，不敢說出來吧了！

這種酒後的豪情，當然也只能喝到「恰到好處」的時候才有，過份了就一塌糊塗，什麼「英雄氣概」都沒有了，但倒有幾分「狗熊」的憨態飄然自以爲的確十分有料的「笨七」，就算阿采之流，也不怎麼欣賞哩！

淡出鳥來

五千多年的古老文化渡海南來，赤道綫的炎熱氣候可沒把她變了質，儒道的精神居然沒有「不服水土」而死去，於是這些黃帝子孫的孫子，才有福氣學點「知書識禮」的東西，做一個十分有涵養的人！

唸了十二年方塊字，好不容易學人修了幾成涵養，懂得「三思」，「中庸」，還有「百忍成金」這幾套玄妙的祖傳絕學，於是，以未來的國家主人翁的姿態，走出社會，為國家幹起轟轟烈烈的事業來……

雖然處身變動的時代，我依然保持我的涵養；激發人心的口號我沒喊過半句，稍慊激烈的行動更不敢跨它半步，罵人還要避免觸到人家的痛腳，寫文章更不敢偏激，一字一句都找不到一絲的火氣，修到這個程度，怎可以說不了得！

花這麼大心血學這套知書識禮，所為何事？

哎呀，君不見優秀的文化已經萎頓了麼？「三思」，「中庸」和「百忍成金」的優秀，豈能就此湮沒？讓我們再努力，努力創造那種淡淡的、淡淡的優秀呀！

年輕的朋友們，我們千百萬很有涵養的前輩已經在不斷的開會，不斷地討論啦，我們可不能洩氣！

千萬別學那喊打喊殺的落草和尚魯智深，嘴里不見幾日葷，就說淡出鳥來，慊地沒文化，可落人笑話！

結網的蜘蛛

蜘蛛結了一個網，心裡很滿意，也很欣賞那一尺見方的「地盤」，牠想：「我的戰鬥生活又開始了！」

那一天起，蜘蛛就把全部精神放在那一尺見方的蜘蛛網上；捉蟲、補網、吐絲，日日夜夜地忙碌，牠覺得自己的生活是那麼地充實。

當幾千萬個黑夜和白晝輾轉過去，蜘蛛還是過着牠傳統的「充實的生活」，沒有一絲毫的改變，因為改變是可笑的，是將已經完美的加以破壞，這是愚蠢的妄動！

雖然，終於牠也感覺網裡的世界是那麼貧乏和僵硬，也覺得有需要在精神上搞一點革命，但牠總離不開那一尺見方的網；夢裡牠藏在心坎深處的靈魂不知吶喊了多少次，然而，離開蜘蛛網總是一件荒謬的事，牠不敢！

那個網，好像附有無形的巫咒，蜘蛛生存的權利只能在巫咒的擺佈中，牠要搞什麼精神革命，破什麼傳統的束縛，也只能在巫咒容許的範疇裡，絕不許越雷池半步，否則，就是一種叛逆和不可饒恕的！

所以，一直到今天，蜘蛛依然束縛在傳統的網裡，牠既不能落地生根，建立新的生存權利，只有在露裡霧裡結着她的網，喋喋不休地，談論着空洞的革命故事！

嬌滴滴的民族主義

聽人家說起民族主義（非種族主義），下意識里總會有點肅然起敬的，大抵因為關係到千百萬人的福利和尊嚴，談將起來難免轟轟烈烈，可不像請客吃飯，那麼人情爾雅，甚至嬉皮笑臉也無傷大雅！

所謂轟轟烈烈，當然包括原則和方法的論爭，但這裡人談「民族主義」却是姐聲姐氣地可愛，每當有一點不全的意見發生，就有許多搖頭擺腦的世故人站出來亮相，說什麼意見應該消除，論爭應該終止，爲了集體的利益，雙方必須你讓一寸我讓一尺或者我讓一尺你讓一碼，於是天下太平，皆大歡喜，真個像台上演大戲，大火燒到屁股了，那才子佳人呀，還在那兒哎咿哎喲地兜圈兜舞，台下人急得尿緊，台上人却兜得不亦樂乎！

馬來人的「民族主義」總是實際些，敢提意見，又不怕論爭，所以才有今天出人頭地的驕人成果，如果要他們也來看這種嬌滴滴的「民族主義大戲」，不急得跳上台去才怪！

華校上課五日制又有了論爭，那是好事，但希望少點婆婆媽媽，只要自己認爲對的，就要窮追猛打，給人們來一個精彩的結局，那種恭謙有禮的皆大歡喜，已經叫人看膩！

男人本色？

本來也不曉得有「男人本色」這一回事，不知那一次在咖啡店里聽到，看那先生又拍胸口，又噴口水的，似乎不很輕鬆，這才對這一回事感到有點興趣，研究之下，才知道我們這一代華人子弟又創造了一項新的文化概念，不禁驚喜交集！

想孔老夫子的時代，他老頭子也未曾詳細地將男人與女人划清界綫，但我們這一代却胆色過人，有了枝節分明的交代。於是天底下的男人，都要重新評估，以作為一個有「本色」的男人，男人本色就是：

敢出風頭——風度翩翩
敢吹牛胡扯——有料
吃喝玩樂——酒脫
沒錢就借——豪爽
豬朋狗友多——識禮
出口不離女人——風流
不幫女人做家務——大才（不可小用）
「唱」衰別的男人——有道
不談政治——清高

根據以上的條件看來，很不幸，我們許多人都成了沒有「本色」的男人，不像個男人了，當然也少不了叫那些有「男人本色」的男人抓住當話柄，肆意挖苦和取笑一番！

沒有安平世界？

有些人喜歡在風里浪里顛簸，他以戰勝浪頭而狂喜，即使要他面對風暴或者吃人的惡鯊，也不願意呆在安穩的小屋子裡享一分寧靜的清福！

這種人總是好像有無窮無盡的快樂！

有些人却是怕風怕雨，他寧願在寂寂的死水里混，而獨自咀嚼着「生的甘美」！

唯一令人擔心的是，專愛在死水裡裝死的鱷魚將會吞噬掉他，而他却連起碼的抗拒能力也沒有！



作和靄可親狀

童話「狼婆婆」里，當大灰狼披着婆婆的衣，慈祥地唱着「小羊兒乖乖」的時候，小動物們都會豎起耳朵，機警地從牠身上的狼鬚味嗅出那是狼，不是愛護弱小而又慈祥的婆婆。

受過高級知識教育的人，若是也扮起狼婆婆的慈祥，作其和靄可親狀，許多人是非要陷其狼口不可，而且受害者還是遭人唾罵，有知識的狼却依然作其楚楚可憐狀，以博取同情！

當眼睛亮的人看到了「狼婆婆」的尾巴，而猛追着要撕下牠的嘴臉時，牠就會聰明地往人叢里鑽，向每一個本來牠想吃掉的人搖尾表示好感，甚至不惜在牠所憎惡的「卑賤者」胯下挨挨擦擦地親暱，於是猛追着牠的人在迷惑之下，也就不敢輕舉妄動了！

狼婆婆身邊通常都有一羣大好人，這是因為牠善於裝羊，叫那些好像羔羊一樣純良的大好人誤以為同類而相聚相趨，於是要從衆羊羣中攆出貪婪的野心狼來，可就沒那麼容易了，而「狼婆婆」就在羊羣里悠哉地吃着羊肉吮着羊膏！

不過，有一種狼扮起婆婆來却一點也不高明，一出場，人們就對牠那一副凸眼睛裂嘴巴的德相心里有數，而牠却還自以為天衣無縫地賣弄演技，扮着笨拙的狼婆婆角色，這種狼只能叫做「笨鷄」！

就讓它衝動一下吧！

現代生活中最討厭的是時時刻刻要背着個「理智」包袱，以應付人與人之間那比電腦綫路還要複雜的各種利害關係，要不然，一定會給碰得不成樣子，在社會上站立不下去。

你說，人有多可憐？

難得有一天，抓個機會，暫時把「理智」擱下，讓那股受窒的感情，像尼加拉瓜瀑布的水花一樣，咆哮着衝進溼渺的虛谷，給自己原始的獸性得到狂暴的解脫，你就一定會驚駭地發現，「生」原來是這麼痛快！

這當然不是超現實的，所有生活在廿世紀末的「都市動物」們，如果還有點人的靈性的話，就該有這種渴求，我聽過許多人曾經說過，他希望自己會突然地發生爆炸——這就是洞察人生的浪漫主義者哩！

那些在社會上掙得一席之地的人是不會贊成年輕人有這種衝動；他們老成了，對於已經獲得的成果，必須用理智去護守，他們不願冒險嘗試那「生」的甘美而失去一切！

朋友，你是否也有感情的衝動？我以為這是你的幸福，時常用理智去壓制它是殘忍的，就讓它衝動一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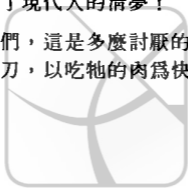
討厭的公雞

在一個悶熱的半夜，聽到一陣鷄啼，距離天亮的時間還遠，不知牠們爲什麼啼？也許牠們天性里就是愛告訴人們「天亮了」；或者認爲很有點什麼意義吧，否則怎會幾千萬年來一直爲人們担起這一份啼曉的工作却樂而不疲？

我們現代人喜歡鬧鐘，想早起遲起，一切都能隨心所欲，若要一古腦拋開俗事，作其黃粱一夢，也不成問題，鬧鐘絕不會老在你耳邊「提出忠告」，只要你給它一個「指示」！

公雞却偏偏不識時務，不但沒有鬆懈下報曉的工作，還更殷勤了；連在最黑暗的深夜里，也要啼它幾聲，好像要告訴人，別忘了還有一個明天，這一來却擾了現代人的清夢！

對沉睡的人們，這是多麼討厭的事呀，難怪人們要向公雞開刀，以吃牠的肉爲快！



另一種茶道

講正統茶道，我們要落在日本人下風，中國人革命之後，已經不成其「道」，也許連我們也不如了，畢竟日本人「雅」些，能繼續發揚中華民族所捨棄的文化傳統！

中國人不講「茶道」，却講「革命」，講「學習」，講「備戰」，講「爲人民服務」，新「道」比舊「道」更具味道。我們也有新「道」，却與中國人不相爲謀，所謂道不同是也，他們樣樣講「徹底」既換湯，又要換藥，最好連煠藥的瓦煠也要再造。我們却奉行「和平手段」講究「溫和革命」，舊茶道既不得人心，就要另找蹊徑；茶道依舊叫茶道，却是另一種茶道，而且多元化了，泡茶的料不僅是一味的唐茶、紅茶、錫蘭茶、還有咖啡烏、好立克、美祿、阿華田、百事可樂、可口可樂、七喜、新奇士、結家寶也都算上了，真是多彩又多姿，豈是中國人可望其項背！

舊茶道講究「藝」和「味」，新茶道講究的却是「目的」和「價值」。喝茶的雙方或主賓，都要有某種目的，譬如有生意做，有事情磋商或作爲長期投資的方式，茶道之道才能成立，才有價值，沒有價值的茶道，只有庸碌之輩，方肯行之！

新茶道有一點可歌可泣的，就是當茶道勢在必行的時候，不管你袋子里有沒有錢，不管你窮到什麼地步，都要充出英雄豪傑的本色，大叫「我請我請」，「請」得出的，人家就認爲你這朋友可交。

新茶道的宗旨貴在看誰的手段高明，那些吃了人家一些冷菜剩飯就不惜賣命當跑腿的，連茶道的下客也稱不上！

創意的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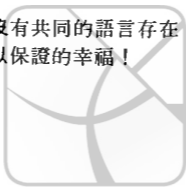
我所以深愛藝術，因為那個天地裡沒有一個約束的框，一切任我以自己的靈感表現，或設計我心目中的美，而不必遁着世俗的軌跡去追求我所愛的。

人們肯定不了解一個彩色生命的愛情，當然那不是世俗的，誰相信，愛也有別具創造性？

就像在藝術境界裡探求新的創意一樣，我愛她有所沒有的；有我可以遨遊的「未知」；有……夠了，這已經足夠使一個彩色生命為它顛倒！

世俗的小蟲一定會笑掉了牙，說是滑天之大稽！

奈何，我們沒有共同的語言存在，而我只知道那是我唯一可以保證的幸福！



無關痛癢的彈讚

幹美術設計的人，最怕遇着那一種一竅不通而又硬充內行的人，如果那人是老板的話更糟，當你未作開始的計劃構想，他已經口沫橫飛，要這樣要那樣地指示起來，設計者的意識是非要遁他所敷下的軌路而走不行了，有人說這是思想被「強姦」了也，而在這種情形下產生的作品，大概就叫做「孽作」吧！

倘那老板還對那「孽作」讚不絕口，試問設計者能高興得起來麼？

所以搞美術設計的人，有時候被行外人說「差」，也並不是什麼壞事，但要看對象；被木口木面的「方正先生」之流說「差」，意味你的作品是少有點清新脫俗，被豬頭豬腦的「一塊飯」之流說「差」，則表示很有點氣勢磅薄，別具靈動，被一知半解的「半桶水」之流說「差」，則是相當「有料」了，總之，不管佬輩是彈是讚，當其「阿牛唱山歌」可也，不值一晒！

但若是行內人說話，可不能馬虎，就算口頭上不服氣，私底下也得好好地自我檢討！

阿采搞美術工作，日子不長，但由於匠氣十足，可吞山河，人家的彈讚，只如泥牛入海，化為虛渺，是以也不覺得從事美術工作有什大不了的痛苦！

但好些出道的朋友可不同，常爲了行外人的幾句謬讚而煩惱不已，甚至懷疑起自己的藝術水平來！

最可笑的是那種一聽到「阿牛唱山歌」就飄飄然自以爲的確十分有料的「笨七」，就算阿采之流，也不怎麼欣賞哩！



兩個後生

子凡、采多著

子凡

152, Jln Raya, Kpg Baru, Sungai Way, Selangor.

采多

23, Jln 12, Taman Midah, Kuala Lumpur.

永利文具貿易公司承印

58, Tingkat Tong Shin, Kuala Lumpur.

1977 - 1 初版 定價 M\$ ~~2.00~~

1.20

生在一個巨變的年代，若說心里沒有一點感觸，未免自欺欺人，有了感觸引起心緒的衝動而不能發洩，那是一種苦悶。

我們都不願意忍受這種苦悶，唯有將它流露字里行間，它既說不上服務些什麼，也沒有溫文爾雅的高尚素質，而儘是屬於兩個後生心靈深處的一股衝動！

你說它粗野的也罷，膚淺的也罷，它畢竟代表着我們生命划過的痕跡！



封面設計：采多